弘簡錄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天王　唐一之十九

昭宗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僖宗同母弟以咸通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生於東內賜名傑初封壽王乾符四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大都督盧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素與兄親睦艱難播越隨侍左右兼擬兵中要奇而愛之僖宗初復宮闈遘疾內外駭愕未知所立羣臣以吉王最賢居長將立之楊復恭請以王監國權勾當政事三月六日立為皇太弟更名敏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就見之八日柩前即位時年二十二以韋昭度攝冢宰己丑聽政帝攻書好文重

儒術體貌明粹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病先朝威武不振朝
命寖微乃更尊禮大臣許延道術意在恢張舊業號令天下中
外咸稱之夏四月庚午改謚聖母惠安太后曰恭獻魏博衙軍
惡樂彥禎父子驕縱不法幷殺樂從訓詔以羅弘信權留後壬
午孫儒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行密出據宣州五月朱全忠代
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諸道之兵皆屬節制壬寅趙德諲
遣使歸朝願討賊自効拜爲副都統時藩鎭各務兵力相殘莫
以養民爲事惟河南張全義歸州成汭華州韓建招撫流散勸
課農桑朝廷拜汭荆南節度使復置佑國軍以全義爲節度使
加克用全忠茂貞俱兼侍中王建表疏陳敬瑄罪請討以贖己
過顧彥朗亦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鎭以靖兩川六月拜韋昭度
兼中書令西川節度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不受更令孜治兵完

城以拒昭度秋七月升鳳州爲節度使加滿存同平章事以領之十二月葬靖陵蔡將申叢執秦宗權將獻於朝爲郭璠所殺奪送汴州是日削敬瑄官命昭度爲招討使楊守亮副之彥朗行軍司馬王建行營諸軍都指揮以討敬瑄

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御武德殿受朝賀大赦改元以翰林學士承旨劉崇望守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己丑全忠付宗權來獻上御延喜門受之百寮稱賀以徇市朝告廟社斬之三月壬辰朔以孔緯守司空弘文館大學士兼領太淸宮延資用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杜讓能爲左僕射監修國史判度支張濬爲集賢殿大學士判戸部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不法上愈不平政事多謀宰相緯與濬勸上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夏四月加全忠檢校太尉中書令進封東平王

求領鹽鐵以緯不可而止六月邢洺節度孟方立爲李存孝所
破慚懼而卒推其弟遷爲留後未幾復降太原錢鏐攻下宣州
劉浩就戮秋七月置杭州武威軍以錢鏐領防禦觀察使冬十一
月己丑朔有事圜丘改今御名凡中尉樞密侍從令有司制法
服太常博士錢珝李綽等奏論不可御札暫可從權勿以小瑕
遂妨大禮於是內臣始以法服侍祠甲寅大赦十二月戊午上
用張濬言命京師廣募兵至十萬餘人

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上受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
帝大赦改元三月丁巳孔緯判國子祭酒奏修孔廟抽減內外
文臣料錢每緡十文以助之三月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
爲節度使夏四月赫連鐸李匡威朱全忠同上表請討李克用
願朝廷命重臣都總戎事上以平巢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

謂何心疑其事下羣臣僉議楊復恭謂往事雖由外臣損蕩亦失制於中所致今人心甫定不宜更造釁端上頗以爲然濬恃全忠欲擠復恭請身任其責何月可不上僶俛從之曰無貽朕憂五月詔削克用官爵屬籍拜張濬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京兆尹孫揆副之內樞密驕全諲行營都監韓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朱全忠王鎔李匡威四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壬子濬與揆等率神策及邠寧鄜夏雜搭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門臨送誡誓諸軍六月乙卯濬方出報殺昭義節度使李克恭叛臣入賀命孫揆代領節鎮中使韓歸範送旌節至軍中時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咸會晉州秋七月乙酉朔濬屯於陰地關丙申揆與歸範被執冬十月濬引兵出關爲李存信薛阿檀敗還河西鄜夏邠岐諸軍悉渡河西

歸十一月班師庚午詔謫濬緯進均二州刺史克用上表訴寃
放歸範還欲舉兵直抵蒲潼與濬格鬬然後自拘司敗恭伺鈇
質朝廷震恐昭度等議復克用官爵仍依前編入屬籍從之十
二月以承旨崔昭緯守兵部侍郎中丞徐彥若戶部侍郎僉同
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杜讓能進太尉餘如孔緯省街劉宗望門下侍郎
監脩國史判度支事二月辛巳加克用中書令復李罕之澤州
刺史初濬之爲是役本倚汴河朔三鎮而全忠方連兵徐鄆身
既不行復求兵糧于鎮魏鎮魏倚太原爲扞蔽故鎔與弘信皆
不出師唯邠岐華鄜夏烏合之衆望風潰散克用得志再貶濬
繡州司戶韋昭度討敬瑄三年不克饋運不繼朝議召還三月
乙亥復敬瑄官爵令彥朗王建各還鎮夏四月彗星見于三台

東行入太微垣長十餘丈甲申肆赦八月辛丑王建攻下成都田令孜降自稱留後九月乙卯賜復恭几杖以大將軍致仕冬十月甲申上治復恭殺使者罪乙酉御延喜樓陳兵以待玉山軍使楊守信拒敵陣于昌化里至暮方退十一月全忠上表請移時溥節鎮溥不奉詔是月戶部尚書鄭延昌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度支十二月李順節以逐復恭特恩恣橫出入兵仗自隨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恐其為變以狀聞上召順節至銀臺門景宣引部將嗣光裕出斬之其部下大譟與天威捧日登封三都作亂剽永寧里至晚方定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均州刺史馮行襲大破之拜為昭信防禦使

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午朔大赦改元茂貞幷弟秦州茂莊行瑜幷弟同州行約及韓建五鎮上表請討守亮乞加茂貞山南招

討使名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詔久不下茂貞與行瑜不俟進止發兵攻興元二月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張全義代之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死頗怨憤西門君遂奏而殺之其部下皆奔鳳翔六月戊辰楊行密大敗孫儒斬首來獻丁酉遂入揚州八月拜行密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辛丑茂貞攻拔興元復恭及守亮守信守貞守忠滿存俱奔閬州自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冬十月克用養子存孝歸邢洺磁三州乞賜旌節願會諸道兵同討克用詔從其請不許會兵時宣明曆浸差十一月乙未太子少詹事邊岡更造新曆來上賜名景福崇玄曆十二月韓建斬守亮復恭傳首京師是歲全忠遣子友裕擊時溥王潮起兵攻福州

二年春正月拜顧彥暉東川節度使二月李匡威弟匡籌據幽

州自稱留後三月庚子朝議以武臣難制欲用宰相及親王典禁兵出都頭陳珮曹誠李鋌孫惟晟皆爲諸鎮節度使並加特進同平章事以悅其心夏四月乙亥王建殺田令孜陳敬瑄五月王審知克福州六月拜李茂貞興元尹徐彥若鳳翔尹茂貞不奉詔秋七月上命加兵委杜讓能計畫調度八月拜嗣覃王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九月移鎮海軍於杭州以錢鏐領使乙亥覃王率禁軍五十四軍屯于興平茂貞行瑜合兵屯于盩厔壬午進逼興平王師自潰岐兵乘勝逼京師長安大震士民奔散甲申上御安福門斬觀軍容西門君遂內樞密李周潼段詡冬十月乙未貶讓能雷州司戶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微皆賜自盡十一月遣中使賜茂貞詔令收兵歸鎮仍以兼四鎮節度守中書令進封秦王王行瑜號尚父賜鐵券崔昭

緯乘左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復韋昭度相位加司空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延資庫使鄭延昌有疾罷以戶部侍郎王搏同平章事內侍駱全瓘劉景宣左右軍中尉

乾寧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改元李茂貞來朝宴之內殿二月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特出上意時論大以爲異夏五月故孫儒部劉建鋒馬殷攻陷潭州自稱湖南節度使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六月壬辰克用陷雲州殺赫連鐸以其將薛志勤守之以貶王搏能上將用翰林學士承旨李磎爲相崔昭緯與劉崇魯阻之戊申復以御史中丞崔胤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秋七月鄭綮自知不合衆望表許致仕令徐彥若復知政事冬十月封皇子祤棣王禊虔王禋沂王禕遂王

二年春正月巳巳給事中陸希聲爲戸部侍郎同平章事壬申王重盈卒軍中立重榮子珂知留後事重盈子珙及瑤舉兵討珂上用李克用言立珂行瑜茂貞建各言珂螟蛉不宜纘襲三月制以崔胤代之夏四月王摶復知政事轉中書侍郎董昌僭號稱羅平國詔削官爵命錢鏐討之五月甲子三鎭各率兵入覲京師大恐人皆亡竄上御安福門旣至拜舞樓下上召升樓宣諭賜宴同文殿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蠹壞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磎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即日殺之於都亭驛并內官康尙弼等數人懼克用起兵問罪乃以宿衛爲名留兵辭歸上思復得骨鯁之士六月起孔緯張濬僉爲太子賓客復其官爵俱不至秋七月丙辰克用舉軍渡河庚申同州節度王行約奔京師與弟行實說左軍中尉駱全瓘謀劫帝幸

邠茂貞養子繼鵬又與右軍中尉劉景宣子繼晟請帝幸岐兩軍縱火合譟承天街上登門樓遣諸王率禁兵禦之捧日都頭李筠及繼鵬鬬矢及御座上懼下樓與親王公主內人數百幸李筠營扈蹕都頭李君實繼至衛上出啟夏門憩於華嚴寺日晚幸莎城鎮士庶從者數十萬比至南山谷口暍死三之一至暮遇盜行劫慟哭之聲殷動山谷權令京兆尹薛王知柔攝中書及置頓使兼信宿徐彥若王摶崔胤繼至移石門鎮之佛宮令樞密劉光裕幷知柔歸京師合禁軍以衛宮禁丙寅克用遣牙將閻諤奉表奔問奏屯河中候進止丁卯遣張承業傳詔令監太原行營兵馬發進新平又令御延立詔涇州張鐇起兵會克用軍上在南山半月餘何克用未至復令延王戒丕等將御服鞍馬玉器等至河中宣諭朕以景宣全瓘行約繼鵬表裏爲

奸謀縱干戈朕偶脫鋒鏑移蹕在近卿非統領雄師以社稷為憂斯必響應並詔將涉兩旬未有來表憂虞是切寢食不遑專令親信懇託勳賢宜便董貔貅徑臨邠鳳蕩平妖穴以拯阽危八月乙酉朔延王至河中克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先令史儼率五百騎赴行在侍衛己丑克用至渭橋癸巳殺邠軍數千獲其將王令陶以獻丁酉拜克用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李思孝北面李思諫東面張鐇西面副招討使王珂行營供軍糧料使袁季貞改邠寧四面行營兵馬都監茂貞聞之懼斬繼鵬首送行在上章請罪辛丑削奪行瑜官爵王貫克用遣子存勗奉表請班師詔遣宦者諭非延王回言卿憂勞體國執禮輸忠接遇之間周旋盡節朕取今月二十四日復都城奠寧兆庶倚我勳德有若長城癸卯克用發騎軍三千赴三橋屯住以備回鑾辛亥車駕

入京宮室焚毀權寓尚書省壬子能崔昭緯以王珂劉仁恭各爲本鎭節度使賜故楊復恭開府魏國公俞從克用請也九月丙辰拜彥若司空兼太淸宮脩奉太廟并諸道鹽鐵轉運等使王搏爲戶部尚書門下侍郎監脩國史判度支崔胤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俞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冬十月甲申朔還於大內王師破梨園砦俘斬萬計行瑜嬰城自固丁亥詔削杜讓能西門君遂李周潼段詡韋昭度李磎罪俱復官爵貶昭緯梧州司馬劉崇魯崖州司戶十一月諸將圍邠州壬寅行瑜與妻子部曲五百餘人潰圍出奔至慶州爲部下所殺家口二百餘詣行營乞降克用遣牙將閻諤獻于京師十二月甲申朔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拜克用守太師中書令進封晉王食邑九千戶改賜忠貞平難功臣班師太原

三年春正月癸丑朔薛王知柔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行至湖南牙將盧琚譚弘玘拒於境上封州刺史劉隱殺之具軍禮迎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二月壬子朔邪通王滋開府儀同三司判侍衛諸軍事全忠爲復濬相位克用與搆隙詔令和解夏四月湖南軍亂劉建鋒貪敗酒色殺之推馬殷爲兵馬留後錢鏐攻下越州斬董昌傳首京師浙東平制加鏐檢校太尉中書令吏民請兼領兩浙朝廷不得已從之五月辛巳賜昭緯自盡中外快之上自石門還華岐兩鎮貢獻浙疎六月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四軍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覃王嗣周麾下自募數千人茂貞疑爲討已語多怨望士民間之爭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分衛近畿丸丕屯于三橋茂貞上表入朝請罪丙寅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

利秋七月壬辰遂遁京師詣王奉車駕將幸太原令戒丕先往諭旨癸巳次渭北韓建遣子從允奉表起居請幸華州詔且駐蹕鄜時授建京師安撫制置兼催促諸將綱運等使甲午次富平韓建來朝乙未宿下邽丙申幸華州以府署為行宮岐軍入犯京師宮室鄽閭鞠為灰燼自中和以來葺構之功掃地又盡乙巳建奏罷臨緯紫崔胤為武安軍節度使密結全忠令脩東都宮闕表迎車駕丙午以右丞陸扆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八月丙辰詔韓建關議朝政時宰相皆畏建不敢專決政事建上表固辭乃止建復移檄諸道共輸行在資糧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水部郎中何迎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上召對連日悅其口辯乙丑拜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制出中外大驚九月己丑朔朱全忠張全義表言

琮中有災請上遷都洛陽臣巳繕治宮室優俗耆之全忠率兵二萬迎駕且奏胤忠臣不宜遽去乙未以胤復知政事丁酉胤恐陸扆代巳誣奏扆黨庇茂貞貶硤州刺史乙亥以朱朴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悉以委之丙申加韓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京兆尹孫偓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冬十月壬子偓充鳳翔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令合諸將進軍戊午茂貞上表請罪願改悔事君之禮仍獻錢十五萬緡助脩京闕韓建左右之師遂不行十一月丁丑朔韓建兼領京兆尹京城把截使十二月從太常禮院奏權立行廟以備告饗

四年春正月丁丑朔上寓華州行宮受朝韓建惡諸王典兵使人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建移駕幸河中帝聞大驚是日囚八王於別第放散殿後侍衛四軍二萬餘人殺李筠於

大雲橋下自是天子之親衛亦盡建計得行知上意不悅復表
請封皇太子親王以下已未冊德王裕爲皇太子辛酉封皇幼
子祕棣王祚輝王祺祁王禎雅王祥瓊王二月乙未發行廟肆
赦乙亥孫偓罷朱朴自說月餘可致太平言皆不效罷爲祕書
監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幸道士許巖士以醫幸至是皆殺
之三月戊寅韓建進封昌黎王改賜資忠靖國功臣張濬爲左
僕射充租庸使夏四月以太子賓客王牘爲諸王侍讀六月乙
卯茂貞請削奪王建官爵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命覃王嗣周
領鳳翔節度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己巳上見韓建於張
把指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秋七月甲戌上與學
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從伶歌御製菩薩蠻詞皆泣下
諸樵韓建移書茂貞始歸覃王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茂貞宰

相固諫而止延王戒丕還自太原韓建惡之是月與劉季述矯

制發兵圍別第擁至石堤谷併通王已下十一王無長少皆殺之

以謀逆聞九月詔削茂貞官爵屬籍復姓名宋文通復王建西

川節度平章事封錢鏐吳王復貶孫偓朱朴何迎遠州司馬冬

十月以韓建兼同州刺史鎮國匡國兩軍節度使王建陷梓州

顧彥暉自殺十二月丁未王潮卒拜審知節度使南詔驃信舜

化上書年號中興朝議欲以詔書報之王建言小夷不足辱朝

命遂止右拾遺張道古疏國家五危二亂上怒貶為施州司戶

宣示諫官

光化元年春正月辛未朔上在華州從韓建謀下詔罪己復李

茂貞姓名官爵詔諸道行營兵罷兵部崔遠戶部侍郎同平章

事建自督領匠脩長安宮闕諸道皆助李茂貞詐稱改過復以

爲鳳翔節度使三月劉仁恭攻陷滄州逐盧彦威令子守文爲
節度使夏四月庚子册淑妃何氏爲皇后上幸陸屺寺郎建所
獻御莊宴從官六月巳亥幸西溪觀競渡澌牧百寮表請還京
秋七月昇華州爲興德府拜韓建爲尹改封潁川郡王賜鐵券
御寫忠貞二字遺之鄭縣爲次赤官員資望一同五府封華嶽
爲佑順侯八月巳未車駕還京甲子大赦改元九月戊辰朔命
太子賓客張有孚宣諭河東汴州諸使解仇
二年春正月丁未陸扆復相夏六月全忠表丁會爲昭義節度
使秋七月馬殷拔道州八月李罕之死克用拔潞州九月李茂
貞兼領彰義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癸卯朱全忠請升宋州碭山縣爲輝州賜號崇德
軍二月崔胤出爲清海節度使至湖南召還與王摶同知政事

性明達有度量將稱良相上疾宦官宋道弼景務脩專橫與胤日謀去之摶從容言人君當務大體誰不知宦官專權顧其勢未可猝除願自今言勿輕泄胤遣全忠譖奏摶與宦官表裏同危社稷罷爲工部侍郎道弼務脩各出監荊南青州軍胤專制朝政必欲殺之復奏貶摶崖州司戶與二宦皆賜死於是宦官側目秋九月乙巳徐彥若懼己位在胤上謀出鎮時諸藩皆爲強臣所據惟嗣薛王在廣乃以代之丙午崔遠亦罷以刑部尚書裴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性輕佻多變詐喜怒不常自華州還不樂頗以禽酒肆志聽任南司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共謀以爲終罹其禍不若立太子尊帝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誰能害我十一月己丑夜帝獵甚手殺黃門侍女數人庚寅日晏內門不開季述等詣中書言

宮中必有不測人臣安得坐觀乃令禁兵破闕入視出言至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社稷大計寧顧其他即召百官署狀胤等以下不獲已皆署之伏甲七千宣化門外突入思政殿徑至乞巧樓下挾帝就坐出百官狀曰陛下倦臨寶位中外羣情咸屬太子請陛下一意頤養皇后勸帝依所言取御前傳國寶付之左右扶帝與后共輦幷常從內人十餘北少陽院改爲問安宮迎皇太子監國尊帝爲太上皇帝后太上皇后甲午太子登位更名縝加宰臣百寮方鎭爵秩優賞將士殺帝弟睦王倚及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甚衆胤位如故胤解利權全忠在定州聞亂南還季述遣使賫上皇誥許以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十二月癸未崔胤結護駕都將孫德昭淸遠都將周承誨董彥弼同謀誅逆是夜先斬仲先首携詣問安宮請上出宮慰諭兵士

宮人破鎖帝與皇后得出
天復元年春正月甲申朔上反正登長樂門樓受朝賀德昭承
誨執季述彥範繼至上方加詰責衆怒斃之陳尸於市并齊偓
等四人皆夷三族誅黨與二十餘人太子匿左軍院令宦官奉
傳國璽來獻上以年幼無預罪祇凶豎令還少陽院罷爲德王
改名裕乙酉拜德昭靜海軍承誨邕管彥弼容管皆節度使並
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進崔胤司徒寵待益厚丙戌殺東內偵伺
神策副使李師虔徐彥回胤思革前弊以延英奏事樞密使得
立侍與聞可否及出數矯上旨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
宰相入對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伺奏事已畢案前受
事有請於屏風後錄奏語胤以侵官不許丁亥賜德昭承誨國
姓改名繼德繼昭二月以胤幕府翰林學士王溥爲中書侍郎

吏部裴樞改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夏四月甲戌朔饗太廟大赦改元李茂貞來朝賜宴壽春殿與韓全誨深相結及全忠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閏六月全誨等密聞上與胤謀以宮人掌諸司在內事有事封疏以聞求美女數人內之宮中陰令伺察盡得胤謀日夜謀所以去之胤急遺全忠書托稱密詔以兵迎駕冬十月戊戌全忠引四鎮師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恐上遣中使召百官入議皆不至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不受朝獨坐思政殿全誨等陳兵殿前請陛下幸鳳翔李彥弼即於御院縱火帝不得已與后妃諸王以下百餘人皆上馬痛哭而出是夕宿鄠縣癸丑茂貞於田家礎迎駕上下馬慰接之遂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急須宰相乃以兵部侍郎盧光啟爲右諫議大夫權句當中書事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

人列狀請全忠西迎車駕戊午遂至長安胤率百寮班迎於長樂坡己未復班辭於臨皋驛庚申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令判官李擇裴鑄入城奏言臣奉密詔兼得胤書入朝非敢擅自迎鑾甲戌貶授胤工部尚書權揔守本官十二月己卯胤至三原見全忠謀攻鳳翔茂貞閉城不出

二年春正月戊申朔上在鳳翔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丙子遣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協和使賜全忠姓李與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二月戊寅朔全忠還軍河中帝酺酒酣宴惜與茂貞全誨等飲貽範舉盃直至上顧旣醉顧學士韓偓曰朕何以至此侍坐者不覺失笑夏四月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不許盧光啟能薦貽範有母喪復官與茂貞薦中書舍人蘇檢拜工部侍郎同平章事丁丑胤召全忠復攻

茂貞甲申戰于虢縣岐兵大敗丁亥全忠進圍鳳翔朝服泣于城下八月乙亥貽範起復九月乙巳汴軍分據城門茂貞進退失據議與汴和全忠表高季昌為宋州團練使冬十月庚辰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己丑遣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延續齎詔賜全忠十二月大雪城中食盡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上語大臣速皆和解李繼昭出降全忠復姓名符道昭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上在鳳翔戊申韓全誨張彥弘袁易簡周敬容及繼筠彥弼繼誨二十二人皆伏誅上遣使者告諭四鎮兵士廻鑾之期辛酉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圍猶未解戊午遣中使走馬華州召崔胤悉復官爵甲寅圍解甲子車駕出城辛汴營全忠素服待罪命放之以公服入謝頓首流涕上親

解玉帶以賜丙寅文武功丁卯文與平亂率百官迎謁戊辰次咸陽己巳入京素服哭于太廟改服冕旒受朝賀御樓大赦全忠居左軍庚午賜宴於內殿內子弟奏樂辛未亂與全忠奏誅第五可範以下七百人於內侍省其諸道監軍及小使即令本道節度斬訖奏聞止留黃衣幼弱三十餘人以備酒掃出入宣傳詔令皆用宮人二月甲戌加全忠太尉賜廻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己卯以輝王祚充諸道兵馬元帥全忠為副元帥進食邑三千戶崔亂守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黜朝臣三十餘人陸扆裴樞與爲檢與光啟賜死宮人僧道與宦官親厚者俱付京府杖殺癸未貶韓偓濮州司馬乙未王溥復知政事戊戌全忠辭歸悉留朱友倫張廷範王殷蔣玄暉宿衛上宴之內殿又餞於延喜門臨軒泣別製楊柳枝五詞賜之是四月亂奏

侍衛單弱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每軍量藏步兵一千騎軍一百共置六千六百人冬十月辛巳全忠復遣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山南東道節度趙匡凝襲陷荆南表其弟匡明爲留後兩道委輸不絶王室頼之十二月裴贄罷獨孤損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全忠疑胤募兵以爲圖已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責授太子賓客貶其黨鄭元規循州司戶

天祐元年春正月丙午以裴樞判左三軍兼鹽鐵轉運使獨孤及判右三軍兼度支使胤所募兵並縱遣之翰林學士柳璨爲右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復相戶部侍遠加集賢殿大學士已酉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移書裴樞促百官東行居民按籍悉遷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二月甲申封皇子禎端王祈豐王福和王禧登王祐嘉王三月

乙卯全忠奏改長安爲佑國軍以韓建兼節度使丁巳上遣閒使告急於蜀晉淮南夏四月中宮誕辟詔侯十月上路全忠意上遲留侯變怒甚復令彥卿亟往促發閏月丁酉發陝州時從上者惟小黃門十數打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壬寅次穀水頓醫官許昭遠告帝從行謀變盡坑之悉以汴人左右侍衛甲辰車駕由徽安門入謁太廟還御正殿受朝賀乙巳大赦改元五月丙寅宴百寮崇勳殿己巳全忠辭赴大梁晉王克用岐王茂貞楚王馬殷蜀王建吳王行密移檄討梁秋七月全忠命敬翔李振等至東都八月壬寅夜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弒帝於椒殿年三十八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

冊曰有唐三百僅足自持養士不聞報德曷知喪亂罔歸

祇見闘鬩

天王　唐一之二十

哀皇帝諱柷昭宗第九子母皇后何氏以景福元年九月三日生於大內初名祚封輝王天復三年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充諸道兵馬元帥昭宗遇弑翌日癸卯玄暉矯宣遺詔立爲皇太子監軍國事改今名時年十三丙午柩前即位己酉玄暉矯制廢昭儀李漸榮河東夫人裴貞一爲庶人殺之拜史太棣州刺史庚戌羣臣表請聽政甲寅以誕日爲乾和節乙丑見羣臣於崇勳殿西廊丙辰始聽政九月己巳尊何氏爲皇太后庚寅中書奏改太常樂器避祝爲柷冬十月辛卯朔日蝕壬辰全忠自河中來朝赴西內臨祭訖對於崇勳殿甲午殺朱友恭氏叔琮丙申張全義來朝

天祐二年春二月葬和陵戊戌社日全忠使玄暉邀德棣虔沂
遂景祁雅瓊九王宴於九曲池悉縊殺之三月戊寅獨孤損罷
轉禮部張文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甲申裴樞崔遠並
罷知政事以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判戶部事柳璨為門下侍
郎領太清宮鹽鐵轉運等使僕射裴贄議遷順宗一廟升祔昭
宗從之夏四月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在西北方
五月乙未朔不視朝於太清宮置黃籙大齋乙丑夜彗星自軒
轅大角及天市西垣光輝猛怒其長竟天柳璨言於全忠災異
不小君臣俱應宜誅殺以禳之乃疏所不快者曰此曹平日橫議
腹誹宜因之以塞災異李振亦言欲圖大事恐諸臣難制全忠
以為然癸酉貶獨孤損棣州裴樞登州崔遠萊州皆刺史陸扆
濮州王溥淄州致仕太子太保趙崇曹州兵部侍郎王贄濰州

皆司戶自餘門胄高華科第名檢聲迹稍著者皆指名貶逐縉紳殃禍不可勝言乙亥司天奏妖星不見辛巳再貶諸臣遠州司戶六月戊子朔聚貶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盡殺之投尸於河八月庚子朔告天地宗廟授梁王太尉與張全義兼中書令冬十月丙戌朔梁王充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加食邑一千五百通前一萬五千戶俄又加天下大元帥十一月丁卯遣刑部尚書裴迪宣諭梁王甲午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謚張廷範改爲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丁未改題神主檢朝一日有司卜以是月十九日親祠圜丘禮儀法物咸備戊辰宰相已下於南郊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述梁王言罪諸臣謀延唐祚擅舉郊天上大懼詔命罷其禮改來年正月上辛辛巳制授梁王相國總百揆進封魏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兼備九錫

十二月辛卯加粱守司空充冊禮使甲午上名宰相入議梁謂人望已歸陛下得釋重負今其時也帝曰延祚去朕久矣幸爲元帥所延今日天下非予之天下他人傳予意不能卿自往備言之庚子特置宣徽院使以王殷孔循領之辛丑勅每月只於一五九日開延英視朝奏事能官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孔循謀將玄暉私侍積善宮已酉廢皇太后爲庶人弑之庚戌廢朝三日不許成服停來年正月上辛祀郊謁廟

三年夏四月甲申朔日蝕六月甲申全忠奏徙韓建於淄青以王重師代爲京兆尹佑國軍節度使王賁邠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閣祇於崇勳殿冬十月王建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始立行臺于蜀遵故事承制封拜十二月潞將丁會聞昭宗遇弑因問至日帥三軍縞素流涕久之降於河東

四年春正月壬寅上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賫詔慰勞魏王密陳禪代之意貽矩還奏詔以二月行禪代之禮三月乙酉命張文蔚充冊禮使蘇循爲副薛貽矩爲押金寶使趙光逢爲副楊涉押傳國寶使張策爲副以四月甲子行事戊辰奉帝爲濟陰王遷於曹州唐亡凡歷二十帝二百八十九年時太原幽州鳳翔西川猶奉天祐正朔次年二月全忠弑帝時年十七謚曰哀皇帝以王禮葬于濟陰之定陶鄉後唐天成三年明宗就故陵置園邑號曰溫陵

冊曰五運盤盭百孽攸滋甚如墜葉命若轉蓬唐以此始亦以此終

弘簡錄卷之十一 終

弘簡錄卷之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一

唐儉 弟憲　蕭瑀 兄璟 子鋭　宇文士及　溫大雅 弟彥博 大有

高士廉 子履行　長孫無忌　房玄齡　杜如晦 弟楚客

封德彝　岑文本　于志寧　杜正倫 從子求仁 從孫成

唐儉字茂約并州人祖邕北齊左僕射父鑒隋戎州刺史與唐公偕典衛軍相善儉性豪邁不羈事親能孝與世民同遊見隋政寖亂陰說以進大計唐公召問對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糾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據有秦雍湯武之業也公曰湯武之事豈可幾今喪亂方熾私計

關存耳及大將軍府建授儉記室參軍轉渭北道行軍司馬從定京師加光祿大夫相國府記室封晉昌郡公武德初累遷內使舍人中書侍郎加散騎常侍會劉武周刼永安王等儉適以使至與獨孤懷恩等皆見執懷恩初屯蒲州與部將元君寶謀反及是亦在賊中悉聞其計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儉恐復謀亂密遣劉世讓白發其奸高祖始命捕之懷恩自縊餘黨皆誅及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又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雖幽辱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盡籍懷恩貲產賜儉還拜禮部尚書兼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俄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六百戶圖形淩煙閣貞觀初使突厥與隋蕭后及楊正道同還太宗問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靈亦可望獲乃介馳傳往誘使歸欵頡利許

之守兵衛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遁歸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林中。帝射殪四豕。忽一豕躍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其頭。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哉。帝嘉其言爲之罷獵。許其子善識尚譙章公主。俄坐居官曠職與賓客縱酒爲樂貶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少子觀爲河西令最知名有文集三卷孫從心神龍中至殿中監曾孫駿先天中爲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　弟憲字茂彝仕隋爲東宮左勳衛罷歸高祖鎮太原尤親遇之參與大議授正議大夫從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蕭瑀字時文梁武帝玄孫曾祖昭明太子祖宣帝父明帝瑀九歲封新安王入隋因除女兒即晉王妃故居長安自幼以孝聞及長愛經術善屬文性復鯁亮鄙浮華嘗觀劉孝標辯命論以爲傷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著論非之謂人稟天地而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致若一歸於命非聖知命者也學士柳顧言諸葛潁見而稱之煬帝爲太子授右千牛即位妃爲后寖見親幸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出爲河池郡守唐祖入京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俄署秦王右元帥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時軍國草創帝委以樞機內外百務莫不關決毎一勑下必反覆審勘使先後不相詭方始施行帝聽政引升御榻呼曰蕭郎不名瑀亦孜孜日殺繼進舉過人皆憚之嘗奏便宜數十條皆社稷所賴悉見

紹用手詔褒美賜黃金一兩關內田宅賜勳家者悉命還之又請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預平王世充有功加邑二千戶進尚書右僕射內外考績咸委之以持法深刻爲時議所少太宗即位轉左僕射所薦封倫爲右僕射帝親倫疎瑀又忿玄齡如晦得君用事乘鍏切訴辭旨逑躁帝怒坐廢于家俄復起加特進太子少師帝嘗問欲子孫長保其理如何瑀曰臣觀三代國祚所以長久類封建諸侯以爲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明效也帝納其言始議封建尋坐與陳叔達忿爭不恭免歲餘起爲晉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每論議刖辯不能容護人短或有偏駁不通意向轉深爲玄齡徵彥博裁正瑀益不平復痛劾玄齡等小過上不報由是自失罷爲太子少傅河

南道巡察大使貞觀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嘗念武德季事上皇有廢立議顧朕兄弟實難見容瑀於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眞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而諭曰當大業之日進諫隋主應罹剖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公之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旣蒙訓誡又許以忠誠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賀曰古聞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今乃見之使瑀不遇陛下能自保耶十七年命圖形凌煙晉王昇儲拜太子太保詔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自今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奉書前後著名稱惶恐代遼東命留守洛陽宮還解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卒以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特未及耳帝以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

頗懷嫌貳，因為讐隙，帝有所偏，積久帝亦不平。又以好浮屠法，自請為桑門，復度不能出家，吐言回惑，節奪爵，除商州刺史。未幾，悉復之。從幸玉華宮，薨，年七十四。高祖聞舉哀，帝為輟膳，遣使弔祭，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　兄璟亦有學行，武德中為黃門侍郎，轉秘書監，封蘭陵縣公，卒，贈禮部尚書。子鋭尚主，至太常卿、汾州刺史。

宇文士及，字仁人，雍州長安人，隋右衛大將軍述子，化及之弟。以父勳封新城縣公。文帝常引入臥內與語，奇之，令尚煬帝女南陽公主。大業中為尚輦奉御。時高祖任殿內少監，與相親善。父喪起復鴻臚少卿，從幸江都。化及謀逆，忌其主壻，弗以告帝。既弑，署為內史令，封蜀王。從至黎陽，聞高祖起兵，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通誠款，且獻金環，帝悅曰：環者，其來意也。時化及兵

夢日感歎以歸命不從士及決意來降化及爲竇建德擒濟北豪右多勸士及發青齊之衆擊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觀形勢士及不納遂與封倫潛結以出護倫道爲名同歸高祖初見數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衆爲入關計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假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龍顏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嘗中夜密論時事後於汾陰宮復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傾心西歸所以密申貢獻冀贖此罪耳帝笑而釋之謂裴寂曰彼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公輩皆在其後俄以其妹爲昭儀有寵漸見親待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以功復隋舊封妻以壽光縣主遷秦府驃騎將軍從平世充建德進爵郢國公遷中書侍郎再轉侍中兼太子詹事太宗卽位拜中書令眞食益州七百戶尋檢校涼州都督突厥屢寇欲

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盛陳兵衛又能折節禮士涼土服其威惠欽爲殿中監以疾出爲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吏人安之數歲入爲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閤中乙夜方出遇歸沐仍遣馳召同列莫得與素性謹密且機警帝有所謀雖妻問何事終不言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敏悟類此帝嘗玩禁中樹以爲嘉木從旁贊嘆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人不識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曾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陛下雖貴爲天子亦何聊賴耶帝意解在職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以雅舊別封一子爲新城縣公及疾篤帝親臨問撫之流涕而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生平撫幼弟及兄孤子以友愛稱親戚故人貧乏者輒遺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極奢侈初諡曰

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竟謚曰繆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爲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生三子皆知名于時薛道衡嘆以爲皆卿相才大雅性至孝少好學多才辨仕隋爲東宮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受禪儀典遷黃門侍郎弟彥博大有咸列禁近帝謂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尋改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亂秦王表鎮洛陽須變數陳祕計多所嘉納即位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卒謚曰孝永徽五年贈右僕射子無隱官至工部侍郎　彥博名大臨以字行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開皇末秦孝王俊薦授文林郎直內史省隋亂爲羅藝司馬贊藝以幽州降擢爲長史封西河郡公后入

拜中書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以爲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命爲幷州道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其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固不肯對囚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始還擢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欲汰擇士類退者輒怨譁訟盈庭後稍厭服復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貞觀二年遷御史大夫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在上前善於宣吐每四方來使入朝詔問風俗承受綸音有若成誦音吐高朗殿庭進止雍容人皆拭目上重之突厥初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制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以爲捍蔽與魏徵廷爭卒從其計處之朔方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之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歲薨年六十三爲人性周慎自掌機務謝絕賓客絕不與通進

見必陳政事國家利害知無不言以是多被嘉譽太宗嘗對近臣歎以憂國故悲思彌神厭見其不逮已再期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于別室特命有司構之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子二振少有雅望歷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曾孫職尚涼國長公主　大有字彥將性端謹少以學行稱隋仁壽中左丞李綱薦授羽林騎尉高祖引爲太原令秦王狥西河命參軍事臨行戒以士馬單少要須經略卜其濟否西河下拜大將軍府記室每存退讓遠避機權同列多之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淸河郡公卒高祖甚傷惜之贈鴻臚卿謚曰敬溫與顏氏兄弟最盛在隋府大雅與思魯俱事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省大有與游秦同典秘閣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

刪曰草昧之初功用未顯義合風雲乘時徇勉掀揭無多開創日淺

高士廉名儉以字行北齊宗室曾祖飛雀後魏贈太尉祖嶽侍中封清河郡王父勱字敬德僕射樂安郡王士廉少有器局多涉文史狀貌若畫書一覽輒誦敏於占對與薛道衡崔祖濬並結忘年之交聲名籍甚以文才爲治禮郎事父母以孝聞妹嫁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咸迎於家恩禮甚至兆識秦王非常因以女妻卽文德皇后也隋時坐交友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謫爲朱鳶主簿母老恐防瘴癘留妻鮮于氏侍養又念妹無所庇買小宅處之分其餘資至子而去尋屬大亂王命阻絕交趾守丘和以士廉署司法書佐在南方久北顧彌切嘗晝寢夢與母語宛如膝下旣覺涕泗橫集明日果得信人謂孝感

和爲欽州甯長眞所攻欲開門迎之士廉不可因命爲行軍司馬水陸逆擊破之及蕭銑敗唐使徇嶺南與和上表歸國適秦王領雍州牧薦爲治中甚親敬之預王密謀除內變率吏卒幷釋繫囚械授以甲馳芳林門與王合勢昇儲拜右庶子即位進侍中封義興郡公爲人明辯善容止凡有獻納搢紳莫不屬目坐稱王珪密表不以時上出爲安州都督轉益州長史隨方訓誘風俗頓改導秦李冰故渠外引汶江以廣灌溉民獲其利暇日勉勵後進引辟人爲文學命儒生講論經史學校粲然復興貞觀五年進封許國公徵爲吏部尚書雅負藻鑑獎別士論兼諳氏閥凡所署用人地俱允上以山東人士好尚閥閱子孫雖微衆婚姻猶往往多責資財甚傷禮義詔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正其眞僞進忠賢退

悖慝。先宗室。後外戚。抑新門。褒舊望。右膏粱。左寒畯。第爲九等。而崔氏猶爲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諭曰。魏在齊時。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未爲可貴。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天下一家。當朝擢用。或忠孝稱重。或學藝通博。皆功勞顯著。古稱立德立功立言。次即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氏族志。頒行天下。又與魏徵等撰文思博要一千三百卷。各賜物千段。尋同中書門下三品。以佐命並代襲刺史。授申國公。圖形凌煙閣。其年拜尚書右僕射。特令掌選。既隆任遇。多所表奏。成輒焚槀。人莫知之。帝幸洛陽。命攝少師。佐太子監國。伐高麗。復攝太傅。典朝政。加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駐定州。邀與同榻。固辭。仍命所司別設一案。亦不敢當。還至幷州。遇疾。帝數臨問。與訣。薨年七十二。駕將往臨。玄齡以上方餌藥。切諫止之。上

謂此行登獨爲君臣之禮兼以故舊情深姻戚義重山至延喜門無忌臥徹流涕還入東苑南向哭方寒食復白爲文往祭喪出至横橋帝登故城西北樓望哭以過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文獻遺令墓毋他藏惟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則可用終始者高宗復追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庭六子履行至行純行眞行審行愼行　履行襲爵初爲祠部郎中遷滑州刺史尚太宗女東陽公主除戸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居父母喪毀至絶粒詔敦諭强食俄起爲衛尉卿加金紫光祿大夫永徽中拜戸部尚書太子詹事太常卿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繼父之職亦有善政爲人所稱坐無忌貶左授洪州都督轉永州刺史卒於官

長孫無忌字輔機文德皇后兄家世貴戚少好學該博文史性

通悟有籌略與察王爲布衣交義兵渡河進謁長春宫授渭北
道行軍典籤從王征討有功擢北部郎中爵上黨縣公委以腹
心出入臥內隱太子密謀泰王常問舜何人也王曰濬哲文明
爲子則孝爲君則仁無忌曰使濬井非出得爲孝乎塗廩非下
得爲仁乎古人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廼六月四日與尉遲
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平內難功居第一昇儲授左庶子即
位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延臣上突厥攻取之策帝問無忌願
新與盟不取失機取之失信對曰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乃
可擊之臣謂按甲存信便帝然之既以佐命元勲又地兼戚屬
禮遇尤重進尚書右僕射或有言權寵過盛者帝持表示曰朕
與卿君臣間無少疑設有聞不言久則生嫌因普示羣臣朕子
幼無忌至戚有大功不可以疏新間親舊也已乃曰懼盛滿懇

辭機密皇后爲數言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南郊還拜司空固辭不許因高士廉口陳懇款帝堅意不從言其聰明鑒悟雅有武略欲以其才行委之台鼎因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具傳唐書）貞觀十一年封建功臣命襲趙州刺史辭以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寧一誠不願跡遠左右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定制顧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廼薄山河之誓翻爲怨歎安可彊公以土宇耶遂罷不行久之進位司徒晝功臣凌烟閣遂以爲首時儲極未定帝以承乾既廢晉王又非次獨坐兩儀殿心無聊賴羣臣盡出留無忌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因請問欲誰立帝曰晉王答曰謹奉詔帝乃顧王曰舅許汝矣王前拜謝帝復問未審天下以爲若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常蹈舞同音豈有異哉儲議遂定尋加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嘗從容言人若不自知若以主聖臣直公宜面論攻朕過失謝
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臣等將順不暇誠不見有所失帝
曰朕頃聞過公等專事諛悅朕皆評公等可否以相規何如皆
拜曰願聞過帝因各爲評隲（見弘道錄）帝有疾召入卧內受遺詔顧
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後勿令讒毀害之高宗卽位進太尉中
書令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數進謀議咸優納
之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敬憚之臣恭己以聽朝綱整肅皆
此兩人維持之力也旣而帝欲立武昭儀爲后恐無忌沮之密
以金銀寶器錦綺爲賜以悅其意又詣其第擢三子皆爲朝散
大夫昭儀母楊氏復詣其家請許敬宗又數勸之咸厲色折之未
幾徒與遂良拜于志寧語（見遂良傳）昭儀旣立深銜無忌受賜而不
助己許敬宗李義府揣后意指使洛陽人李奉節上變事與侍

中宮茂傳致反狀帝驚且泣曰後世其謂我何撤宗以齊昭事動之帝乃下詔削官封安置黔州沉其子沖等於嶺外後數月追令自縊由是政歸武氏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曾孫覬襲封許還葬昭陵域中至文宗御覽國史未嘗不廢卷而歎開成三年以裔孫鈞爲衙尉氏令

房玄齡名喬以字行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由涇陽令歷司隸刺史見隋書玄齡幼聰慧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開皇中從父至京。時天下混一。齡獨敬識。密白其父。恐有蕭牆之變父驚而秘之。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吏侍高孝基識之語裴矩曰此郎偉器。他日當聳壑凌霄。但恨不見耳。俄補隰城尉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病綿

十旬不解衣交睫及退酌飲不入口服除適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昇秦王改授府記室封臨淄縣侯既感知遇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皆從征伐每平敵衆競珍玩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謀臣猛將與之潛結各得其心王以比之鄧禹居府十年軍符表奏駐馬立辦千里陳事如對面談高祖許其深識機宜足堪委任隱太子謀害王食中置毒一府震駭言謀謂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正恐傾危社稷莫若遵周公之事不顧小節與家國淪亡身名俱滅孰爲大乎無忌懼之入白秦王召問計何出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下非獨歷數人神共贊因與如晦同決大計累遷陝東道行臺郎中加文學館學士太子深惡二人譖於高祖並被驅斥時將內變王密

召令變服潛入計事同心贊畫二人之謀居多難平擢太子右
庶子即位遷中書令論功與無忌等進爵邢國公淮安王神通
不伏曰爲刀筆吏上曰不見蕭何所以先諸將乎今玄齡等籌
謀帷幄有定社稷之功神通理屈將軍丘師利等相顧曰主上
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乎貞觀三年命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
書進左僕射改封魏國監修國史帝嘗語以僕射之職當助朕
廣耳目訪賢材比聞日閱訟牒數百豈暇求賢乃敕細務屬左
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又問創業與守成孰難對曰創業難魏徵
曰守成難帝曰玄齡與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徵與我安天
下畏富貴則驕怠易生然創業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九年護高祖山陵功加開府儀同三司節大臣世襲不行進梁
國公圖像凌煙未幾加太子少師居端揆十五年女爲韓王妃

男復尚主自以寵貴之極頻表辭位不許文思博要書成優進司空仍綜朝政抗表陳讓諭以讓同美德但今委任既久誠欲離去如失右手乃止高宗升儲加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母喪賜塋昭陵葬訖起復令代從命留守京城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並委處分幸玉華宮復命居守晚節多病臥總留臺之節以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臣下莫敢犯顏使吾不言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臣觀聖化所覃無遠不届上古所不制不臣無如突厥高昌吐渾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弒逆親總六軍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雪往代之宿恥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更以進退存亡知足知止之義言之順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節許以自新臣老病旦夕入地無所恨矣上覽歎謂其婦高陽公主曰是已

危惙。尚能憂我國家。後增劇整苑垣以便候問親臨握手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與訣薨年七十一廢朝三日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文貽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高宗時配享太宗廟庭自爲宰輔夙夜勤强。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賢相焉。貞觀末年以譴還第褚遂良諫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倚任大臣之意帝悟會幸芙蓉園敕子弟汛掃廷堂有頃乘輿果臨幸因載還翠微宮時用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玄齡惟稱緯好髭鬚。無他語。上聞遽命罷之。其爲當時準的多類此。微時病且死誘妻盧氏曰汝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示會病愈禮之終身子遺直嗣封永徽初

爲禮部尚書沭州刺史遺則中散大夫後遺愛謀反諸子配流嶺表以父功特宥遺直黜爲庶人許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高祖皎周開府儀同拜大將軍遂州刺史曾祖徽河南太守祖果溫州刺史入隋爲工部尚書義興公見周書父吒隋昌州長史如晦少英爽好談文史以風流自命負大節臨機輒斷大業中赴吏部選補滏陽尉亦爲高孝基器重謂君有應變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尋棄官歸唐兵入關任秦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僚外遷者多玄齡獨啓留之謂去者無足深惜惟如晦王佐才也若大王終守藩鰗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王驚曰非公言幾失人矣自是愛重表留幕中從征仁杲武周世充建德皆參謀帷幄預聞機秘方軍國多事裁斷無遺剖決如流循

未見其涯涘深爲內外所服累遷陝東道行臺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爲從事中郎畫象丹青十八人以爲冠首隱太子誅隙與玄齡定謀論功相等拜太子右庶子即位遷兵部尚書封蔡國公貞觀二年進侍中攝吏部選仍總監東宮兵馬號爲稱職三年拜右僕射不改選事所引士賢者上不肖者下咸得其職一時浩然歸重時天下新定凡立國規模臺閣制度典章文物悉與玄齡裁定每議大政事。玄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長於謀。而如晦長於斷。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協德。以致太平。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陰剌譏如晦等帝怒曰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斥之嶺表未幾遇疾表請解職上憂念頻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及疾篤帝與皇太子親

幸臨問撫之流涕超遷其子構爲尚舍奉御甍年四十六帝哭之慟廢朝三日贈司空追封萊國公謚曰成圖像凌煙諸處世南勒文言一懺痛悼之意後帝食瓜而美。思之不見。愴然悼之。以黃銀帶賜房玄齡。更取黃金帶遣於靈所。以後或見夢衆法然流涕祥忌復遣尚宮慰問妻子並不罷其官屬終始恩遇未嘗或替子構襲爵官至慈州刺史　弟楚客少尚奇節方進成難作逃命嵩山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謂以而兄與朕興體一心爾當如兄事朕楚客頓首謝因擢爲中郎將俄入直監夕不釋杖帝知而勞之拜蒲州刺史政有能名徙瀛州後爲魏王府長史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坐與王路上用事諸臣數毀太子承乾言王聰睿可爲嗣王既暴其罪免死廢于家終慶化介

而曰天人已彰咸神未判勠脅同心尚資謀斷匡決安危
實分治亂吁嗟房杜美名斯擅
封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蓨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父子繡隋
通州刺史倫方少知識過人見盧思道許以卿相開皇末楊素
征江南署爲記室服其器量妻以從妹表爲仁壽宮工監素負
貴恃才所規制度極於宏侈文帝性儉見之而怒素惶恐慮將
獲譴倫曰公弗憂皇后惟麗是好至且有勞明日獨孤后果召
諭稱爲孝順以我與帝年老故飾此宮以彰娛樂后心既悅帝
怒隨平素退而喜賞其料事非吾所及每引與議論終日忘倦
因撫其牀曰封郎必居此座稱薦於帝擢內史舍人煬帝時託
附虞世基機務類以裁畫內惟諂順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
寢而不奏決斷刑法峻文深詆衆勳行賞多有抑削故世基之

寵日隆而循政日壞皆倫所致宇文化及亂使倫救帝帝頷謂卿士人何至於此叔然而退尋署內史令及陟高祖知其黨逆方切讓之遣使就舍後以秘策干帝悅之復其舊官秦王討王世充詔參軍事將兵久在外帝欲旋師王遣倫入奏親論事勢言充所統雖多惟洛陽一城用命計盡力窮敗在朝夕若還兵再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帝納之凱旋之日帝賞其贊計稱與張華僞裴晉武無異封平原郡公兼天册府司馬進爲中書令突厥寇太原復遣使請和親帝問策安出倫曰突厥憑凌有輕中國之意必謂我不能戰莫若悉衆擊之捷而後和則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復來臣以爲擊之便帝從之尋權吏部尚書聽習吏職甚獲當時之譽進封趙國公又徙封密太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與蕭瑀同輔政素性險詖有非議定同奏至

帝前輒變由是有隙貞觀初以疾薨年六十上悼惜廢朝三日贈司空謚曰明爲人性貪險佞多挾術數善刺人主意見陰導而陽合之又善矯飾外若謹順居處衣服故爲樸陋納交官府賄賂狠藉人莫能探其膺肺數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隱刺之難又盡心焉故許其至誠賞賜萬計其實潛持兩端陰附太子方高祖欲廢立因仍將順但所爲秘隱人莫能知卒後始露侍御史唐臨追劾。奸狀。下百官議。尚書唐儉等議。倫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官爵。不可悉奪。詔。褫。黜。削。贈官。實封。改。謚曰。繆。子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兄子行高以文學知名貞觀中官至禮部郎中

、冊曰爲魔則魔爲怪則怪隋世已然何足爲外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遷江陵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父

子粲附邯鄲令坐與人訟文本年十四美談論善屬文詣司隸辨對試令作蓮華賦文成嗟賞由是知名既長性沈毅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初事蕭銑王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顏不城下說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以望真主今若縱兵剽略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願大王陳天子恩惠厚撫百姓俗勸來附孝恭納之下令禁止署為別駕從孝恭辭公府令典儀符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遇帝親耕奏籍田賦元日宴群臣獻三元頌文致華贍擢中書舍人漸蒙親頤自顏師古後軍國詔令悉委文本號為善職而敏速過之雖甚叢遽吏皆六七誥請筆以御口占授成意無淹滯迭代師古為中書侍郎專典機要修周史成封江陵縣子十一年從幸洛陽宮會穀洛泛溢陳上封事文獻舊唐書又言魏王泰寵冠諸王僭侈第

舍願崇節儉分嫡庶有所益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百段欲令兼攝侍太子宮官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乃止仍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執賓友之禮太子答拜踰年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從伐遼東委以小大之事至糧漕事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見而憂之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有集六十卷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生平性弘厚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爲恩義過故舊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故親信彌篤室居卑陋無茵帳華縟口未嘗言家事或勸其營產業。歎曰。吾漢南一布衣。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乃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營耶。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將出之以母所鍾念。

不欲離左右。泣下以請。帝愍其意衹台敕讓卒以無過

于志寧字仲謐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封太師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志寧初調冠氏縣長大業末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知其有名甚加禮遇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贊謀議薛仁杲平識褚亮於囚從中遷天策府中郎兼文學館學士引亮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時立七廟議者請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志寧以非王業所因建議獨否。又奏功臣世襲古今異宜。非久安計。帝皆從之。俄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爵黎陽縣公撰諫苑二十卷以獻太子承乾志在匡正帝見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加兼詹事母喪固請終制帝遣岑文本敦譬强起就職時太子農月造曲室不止宮中數聞鼓鞞留樂伎輒不出左右多任宦

官騶使司馭等不許分班私引突厥與相狎比皆上書切諫以今東宮乃脩將所營號爲極侈並容役事磨礱彩飾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盤楗杵在於其手出入往來不得呵問可無慮乎奄官體非完全性尊柔佞託親近假威權爲禍福遠者伊戾易牙趙高張讓近者高齊之鄧長顒陳德信可爲鑒戒僕寺司馭爰及獸醫或家有慈親以闕溫凊宜有幼弱以虧撫養稍非仁恕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面野心難以禮義期仁信待無益令聞有損盛德往年口勅丁寧殿下當念之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竊入見志寧寢苫塊中不忍而去太子敗帝知其狀勞謝之失諫諍者皆罷免晉王爲皇太子復拜詹職未幾遷侍中高宗立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修國史洛陽人李弘泰誣告無忌詔不待決賴其言待秋行刑

衡山公主服從吉將下嫁以為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亦請待服終永徽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帝問何祥對以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俄遷太傅與張行成高季輔俱賜關右腴田自言周魏以來世族貲業未嘗失墜願并以賜二人帝嘉之顯慶四年請老解僕射任太子太師三品如故王皇后廢不敢從諫武后疑不在已誣與無忌黨附降授榮州刺史改華州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上元三年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生平雅愛賓客接引忘倦然多畏嫌不能有所薦達故為士議所少前後詳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禮典史冊賞賜巨萬及與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盛行

于時子立政太僕少卿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性善屬文深明釋典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世爲當時稱羡。調武騎尉武德中遷齊州總管府錄事參軍太宗素聞其名表直文學館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思恭歸語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頓進。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語以舉賢爲益百姓非獨朕私苟宗姻故人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稱吾舉者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謂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前奏。若不利於民。非止損德。千載當傳之。帝悅賜綵段二百四年進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召四人語曰我聞神龍頷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等不懼。遂犯吾鱗。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爾。各賜帛有差

太子監國命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語以太子幼未能成就若在我前當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輟卿於朝以匡太子宜知委任之重十年加散騎常侍封南陽縣侯出入兩宮參典機密甚有裨理時太子好妮小人稱疾不朝帝語正倫卿可密論教而不從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從輒道上語怖之過於督切太子抗表聞奏帝怒其漏洩出爲穀州刺史授交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轉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與浙進李義府不相下其族人中書侍郎李友益暱附正倫同排義府數缺反爲所告與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謀帝惡之流友益峯州出正倫橫州刺史卒于貶所先是城

南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與求同譜不許銜之延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無子以兄子志靜爲嗣　從子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謫黟令爲徐敬業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從孫咸擢進士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銜河反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乃更息士示不欲戰陰伺天旱風熾縱火而前賊駭怖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睢州司馬

冊曰貞觀盛矣清廟一絃重華之箴珍珠府懸三復諸臣

舍旃舍旃

弘簡錄卷之十二　終

弘簡錄卷之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閲

宰輔　唐二之二

褚遂良 曾孫璆　韓瑗 父仲良　來濟 兄恒　李義琰 子巢 從弟義琛

郝處俊　許圉師　薛元超　張文瓘 兄文琮 子錫

崔知溫 兄知悌　魏玄同　郭正一　岑長倩 子羲 格輔元

劉祥道 父林甫 子齊賢　劉仁軌 子濬　李敬玄 弟元素　許敬宗 孫彥伯

李義甫 子湛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大業末隨父隴右薛舉僭號以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府鎧曹參軍貞觀中歷轉秘書郎爲人博涉文史工楷隸名重當時自虞世南卒上歎無與論

書者魏徵白見言其下筆遒勁得羲獻體召令侍書帝方博購名蹟天下爭獻莫能質其眞僞得遂良備論所出無外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先幸洛陽有星孛於太微犯郎位因諫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臣恐願加詳慮帝悟詔停其禮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問卿所記人君得觀之乎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以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然則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不敢自廢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我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帝方愛魏王泰禮秩如嫡未有諫者遂良勸上方今四方仰德唯太子諸王未有定分。此最爲急。陛下宜立萬世法。以遺子孫。帝曰朕年五十巳覺衰倦雖

長子守器其他尚多憂慮在此自古嫡庶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簡賢者保傅之又恐事久情熟非意或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與論舜造漆器禹雕其俎此小事何爲諫者不止對曰雕琢害農纂繡傷工奢靡之始危亡漸也漆器不止必易以金金又不止然後以玉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說若横流無容議矣帝咨奖之又諫皇幼子外任都督刺史夫刺史民之師帥得人則安失人則勞臣謂且可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仰天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審堪臨州然後致遣帝嘉納一日帝謂大臣昨魏王自投我懷言臣今始得爲陛下子臣惟產一孫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矣安有爲天下主肯殺其愛子授國於他人者乎出昔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欲立泰非別置晉王

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無忌等入。議立晉王爲皇太子。授遂良太子賓客又諫薛延陀請婚已納其聘復欲絕之夫信爲人君大寶延陀蕞一俟斤倚神兵北討蕩平沙塞以餘寇不可無統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者少所失者多不納後因勦龍征遼東帝然之會李勣誑其計遂良懼以身爲讐上言兩京股心四境手足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關前月從平天下虓士虎臣氣力未衰惟所任使剡涉遼而左水潦沮濘海壖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行帝以銳意蕩平亦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又言古者討弑君之罪却不臣之僨納郜鼎春秋譏之帝遂以使觸吏及倪平高昌歲調千兵往戍又論不可勦立麴文泰子弟亦不用至西突厥入寇始悔之前後納忠甚多帝於寢宮側

別置院居太子諫以父子不可滯愛滯愛者多怨宜許太子朋遊東宮近師傅事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加銀青光祿大夫權大理卿父喪起復拜中書令會帝寢疾召入臥內委以如任霍光諸葛亮其盡誠輔太子又語太子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國家事因命草遺詔高宗登位封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四年進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同無忌李勣志寧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之元舅小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宜先復云司空國之元勳不可使上有斥功臣之嫌若吾奉遺詔使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乃入帝首問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如何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不聞替德方先帝疾執陛下手詔臣曰佳兒佳婦今以付卿德

音尚在何遽忘耶皇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立后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恐難掩天下耳目帝默然因罷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顧命之臣有罪不可加刑乃左遷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再貶愛州刺史自知必死恐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留臣等定儲立陛下及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奏請即位大行柩前陛下手抱臣頸發哀布告中外朝野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制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敬宗義府復誣以驪娟無忌逆謀詔削官爵流子彥甫彥冲愛州殺之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

宗錄五世孫虔爲臨汝尉高駢觀察安南表其柩尚在貶所二男一孫耐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葬陽翟令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累拜監察御史裏行氣象挺持先天中突厥圍北廷詔持節督諸將破之還侍御史終禮部員外郎

冊曰永徽之治遂良無忌天不祚唐元良以躓而今而後同歸殄瘁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祖紹隋太僕少卿父仲良武德初爲大理少卿預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從後又略請崇寬簡以示維新詔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長史爵潁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黄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侍中兼太子賓客

王后之廢瑗雪泣諫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臣讀詩至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常輟卷太息不圖今日親見此禍本朝宗廟將不血食帝大怒詔引出及遂良貶苦口救之明年又被讒譖瑗復上言遂良運偶昇平道貽前烈束髮從宦邇侍歷年不聞過愆一德無二向者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讒謗厚誣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被遐以來再離寒暑共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犯上責之寧有過耶瑗曰遂良社稷臣讒人蠅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去殷國隨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逐舊臣遂不省察帝愈不聽瑗憂憤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敬宗義

府希后旨奏瑗圖謀不軌改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冀爲外援於是更徙遂良愛州貶瑗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時尚未知後誣與無忌通謀遣使就殺既至已死發棺驗視追削官爵籍其家產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后遺詔復之

來濟江都人父護兒隋驍將任左翊衛大將軍闔門死宇文化及之難濟與兄恒皆幼得免轉側流離篤志好學富文詞善談論曉暢時務擢進士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得罪上問何以處之濟顧陛下上不失爲慈父下令太子得盡天年帝善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以濟爲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預修晉書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修史功封南陽縣男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初武氏被寵

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至將立復諫后者上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以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以德配德子孫百世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禍不可言惟陛下詳察及后已立內不自安后更譖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人人給之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薄征賦馭下之宜也時山東歲別役丁數萬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遂良朋黨扇搆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

其衆曰吾嘗絓刑網蒙赦不死今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遂不介胄而馳沒於陣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轝還鄉有文集三十卷行世兄恒上元中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兄弟俱以學行齊名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爲將作少匠時人語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族祖玄道見文翰藁父玄德濮陽令義琰長八尺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登進士補太原尉傑吏懼都督李勣威嚴獨義琰敢廷辯曲直甚禮敬之麟德中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奉使高麗其王據榻名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奈何倨見我王爲加禮還乘太子右庶子上元中與選中書侍郎同門下三品高宗欲使武后攝政因爭得寢章懷太子廢宮臣蒙赦同屬薛元超等皆蹈舞謝恩義琰獨引咎涕泣

搢紳義之帝每顧問頗切不回宅無正寢弟岐州工曹義璡爲市屋材止曰吾業且自愧尚營美室是速吾禍非愛我也卒不許後以改葬其先移剪塋兆其域帝聞怒以先事懼而乞恢遷銀青光祿大夫歸田里公卿祖餞時以爲榮終以失后意乖拱初起爲懷州刺史固辭不敢拜竟卒子巢幼豪俊善騎射不治細行父嘗拘執絕其交遊後亡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侍御史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從弟義琰擢進士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太宗召使推捕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再使高麗亦坐召之匍匐拜伏當時以是優劣其兄弟累遷刑部侍郎出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琰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豫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綰爲栝人令有仁政

縣爲立祠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處俊十歲而孤能推讓故吏縑帛及長好學能暗誦漢書貞觀中登第調著作佐郎襲父爵與弟處傑友睦事舅許圉師謹甚轉滕王友非所好自免久之拜太子司議郎乾封二年轉司列少常伯爲高麗叛詔副李勣出湞江道抵敵境未陣其衆奄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匡牀密料精銳擊之賊卻衆壯其謀總章二年轉東臺侍郎高宗令番僧盧伽阿逸多治丹藥將餌之處俊閒諫曰貞觀末年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合長生藥取[illegible]怪石歷歲始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加顯戮議者以爲取笑外夷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但拜逸多爲懷化大將軍

不服其藥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戊辰初從幸東都會東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有僧安言中國災異請誅之帝語處俊爲君者務廣聞見且天降災異以警悟人君其言苟實不宜加罪若虛亦足自戒乃令赦之又諭以朕嘗疑荆軻一匹夫操匕首羣臣皆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對曰此正法太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敢輒拒曹魏著令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惟王修察變識幾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帝曰善官名復舊轉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帝常恨許敬宗實錄多失更命宰相刊正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

恩游傅此類非一臣弟處傑親被供奉行三衛士誤拂御衣懼甚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此事應載乃表左史李仁實刪整僞辭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技樂分東西朋帝召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令角勝諫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詐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一旦分朋造競使相誇詡彼俳優小人言辭無度互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尊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爲遠識非衆臣所逮俄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仍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諫曰禮天子治陽道后理陰德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侵奪若失其序上以謫見於天下以災降於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尚不許羣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

子孫不宜掊國與人以喪厥家事遂沮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四年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甍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帝見其遺表憂國忘家益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米粟悉辭爲人性資約素始終不渝形若土木自參綜朝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甚忌之以其操履無玷故不能害子北叟秘書郎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

許圉師紹少子素有器幹博涉文藝擢進士顯慶中累遷給事中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以修實錄功封平恩縣男甥舅宦達江淮語曰貴如許郝龍朔中拜左相俄爲敬宗義府所擠坐其子自然田獵射人左遷虔州刺史轉相州政尚寛惠州人愛之刻石頌美官吏有受賕事露不忍遽按但賜清

白簾以激之其人慚愧益加修飾更為廉士上元中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節陪葬泰陵子力士襲爵

薛元超收子九歲而孤襲汾陽縣男及長好學善屬文太宗憐之妻以巢王女和靜縣主授太子舍人預撰晉書遷給事中高宗即位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政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加弘文館學士兼脩國史母喪奪服授黃門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以文才為己任好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時論稱美率以疾出為饒州刺史永徽三年拜東臺侍郎坐李義府詿誤貶簡州刺史歲餘又因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嶲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重其文學政事之才特加恩遇嘗召入內與諸王同預燕私從容謂曰得卿任中書寧

稍多人哉會校獵溫泉許諸蕃酋長皆從元超恐狠子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甚非所宜帝可之永寧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臨行諭以朕之留卿如失一臂手救言太子未閑庶務關內之事悉以委卿因諫太子凡爲人子不登高不臨深訓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留情墳典敬不奕歟帝聞遣使厚賜名太子赴東都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加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有文集三十卷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曆中預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諫大夫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末徙家魏州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擢明經補并州參軍大爲長史李勣歎賞許以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嘗贈蜀僚二人佩刀并帶而不及文

璀以請勣曰子無嫌若其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斷其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推引遷水部員外郎與兄文琮並在臺閣俄出爲雲陽令累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與勣同相遷東臺侍郎同三品知左史事時方營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馬萬匹帑府寖虛文瓘諫曰夫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大造宮室後咸至亂亡况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絹錦百段爲減廐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俄遷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悉無怨言時議執法平恕方之戴冑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者皆垂泣新羅叛將討以兵還請見奏吐蕃盜邊兵尚未解又欲伐新羅二寇俱事恐人不堪勞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諾可爲

人性嚴正無所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糺駮上深委任之遇國有大事或時移疾必問文瓘曾經議否若已議卽皆報可否者輒往諮之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語以天子重樞務待賢才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儀鳳二年薨年七十二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魏州沛同州皆刺史洽衞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兄文琮性好書冊自寫筆不釋手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爲政淸簡百姓安之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詔褒美賜絹百疋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俗尚淫祀不立社稷下敎春秋二社皆本爲農今廢不立比歲凶荒或未之思神在於敬不在邀福民悅從之尋卒於官有文集二十卷子戩江州刺史撰喪儀纂要七卷行於

時子錫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與鄭杲俱知選擧郎李
嶠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坐贓將死后特赦之流循州
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轉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
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致仕卒.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鄢陵人祖樞司農卿父義眞陝州刺史知
溫仕爲左千牛麟德初遷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部落擾民百
姓咸廢農業表徙河北願著水草亦忘其還自是人得就耕後
入朝過州叩頭以謝四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
衆懼莫知所出知溫告詐令開城延賊羌疑有伏不敢進會將
軍權善才率兵大至破降其衆恐爲後患欲盡坑之復勸而止
分以降口五百因辭曰是一無拔者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
永隆初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二年進中書令踰歲卒年

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謚曰忠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謗
之將作少匠預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
兄知悌亦爲尚書左丞轉中書侍郎高宗飛白書竭忠節贊皇
猷以賜俄佐裴行儉破突厥斬泥熟匐及殘落保狠山復詔馳
往定襄撫慰將士有功終戶部尚書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古城人齊輕車將軍北鄉之孫擢第調長
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善上官儀流嶺外上元初赦還劉審禮
表其材拜岐州長史遷吏部侍郎自任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
乃上疏略曰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近者興人間出諸
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昔
在有周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委一職故太宰
內史並掌爵祿司徒司馬各任興賢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

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尸厥任者。聞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弃競相逐。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胄子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今貴戚子弟。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旣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又勳官三衞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義。臣謂國之用人。如人用財。當衰敝困之。則磨策朽鈍以取之。太平多士。則遴簡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爲急。而詳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然皆苟以應命。莫慎所舉。故進退不明。上不要黜罰。下不盡搜揚。且惟聖知聖。惟賢知賢。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

而擇所舉之濫。何可得哉。以陛下聖明國家全盛宜建經久之策遵周漢之規則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永淳初始置平章事與郭正一岑長倩郭待舉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封鉅鹿縣男弘道初轉文昌左丞兼地官尚書天后臨朝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垂拱二年加銀青階檢校納言與裴炎締交。保全終始號耐久朋初狄仁傑將太原逃失米萬斛周興將坐以死。賴玄同救免。與遂以沮已衙之誣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監刑御史房濟令上變冀得名見自陳玄同怡然不校就斃於家年七十三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闘第進士為御史臺主簿開元中至潁王傅

郭正一定州彭城人貞觀中第進士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二年遷祕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永淳中真拜中書侍郎

執政既久明習故事兼有詞學詔敕多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

劉齊禮收高宗召問所以制戎對曰吐蕃黷年侵寇勞師費糧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克今上策莫如少發兵明烽候勿事侵擾吏須數年蓄覇有餘人思戰闘一舉可破與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合帝納之武后臨朝能知政事歷國子祭酒麟臺監晉陝二州刺史為酷吏誣搆殺而籍之妻息流放文亦不存

岑長倩文本從子父文叔早卒文本鞠愛同於已子累官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后喜符瑞長倩懼禍開亦開陳請改皇嗣姓武氏立為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五百戶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及議立武承嗣為太子獨與格輔元不署奏又詔天下立大雲寺復爭不可遂忤旨罷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未至

召還下獄誣與格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皆斬於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天下冤之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子羲字伯華第進士除太常博士遷金壇令與弟長洲令仲翔溧水令仲休皆有治績號江東三岑睿宗立薦於武后拜天官員外郎俄轉中書舍人坐爲敬暉草制諸武王封疏詞誼勁切下除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廉勁時議嘉仰中宗被冉祖雍誣與太平公主進謀賴羲保護得免後監修實錄自著其事中宗見之賞歎賜物段良馬下詔褒美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預删定格令并氏族錄時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仲休陝州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數十人後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格輔元浚儀人父處仁仕隋爲剡丞與同郡王孝逸樊師玄端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既以議立承嗣忤旨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爲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寃擢贊善大夫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書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初爲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常建議唐沿隋制每仲冬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論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庶無停滯又能州府及諸使亦牒授官令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敘咸以爲宜論者方隋高孝基云祥道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

選吏部侍郎知選事既世其職蓋補敝闕上陳六事一古者爲官擇人不問人多官少今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率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過三十年自相充補今入流至千四百其數兩倍而過停選者六七千人別年新加又復太廣殆非經久之制況又不爲銓汰何怪善人常少惡人常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判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貲雖經赦宥仍配三司否則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唐有天下四十年庠序諸生未聞甄異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悉加搜訪三令之任官率四考而罷預知秩滿各懷去就民知遷徙苟且以應欲移風振俗不可得也請改四考進階八考聽遷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四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

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儒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披省崇嘏王言祕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事責曹吏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五六傚此許與執政參議多懼改作又以勳戚子弟進無他門議遂格尋以修禮功加封陽城縣侯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累歎奏決為不再食節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濫俄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為人性謹畏居位若不自堪數陳老病坐與上官儀善罷為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為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座用九卿無乃循古名忘實事乎議可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階廣平郡公乾封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宣子齊賢襲

爵由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州出佳鶴帝憚其方直不肯捕取
請遷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
改名昇先代裴炎爲侍中辨炎不反武后怒左遷普州刺史道
貶吉州長史爲酷吏陷獄自經家沒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從
父應道吏部郎中從弟令植禮部侍郎三世八人至兩省典選
令植孫從一又居相位時以爲榮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恭勤好學值亂不能安肆
隨在輒畫地書字寫所習業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安撫任
瓌亦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榜殺部人折衝都尉魯寧太宗
怒追入詰問言其豪縱犯法辭氣剛正更擢咸陽丞上將校獵
同州疏諫願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務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
璽書褒納俄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李義府惡之出爲青州刺

史顯慶五年伐遼使督漕船坐覆免官白衣隨軍蘇定方初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城撫納殘衆會都督熊津王文度死百濟復叛故將福信浮屠道琛立故王子扶餘豐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權帶方州刺史以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鬬所向無前信等釋圍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定方又圍平壤城不克有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將士咸欲西歸仁軌言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雖孽豎跳梁然士力尚未完宜厲兵粟馬乘其無備擊其不意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使百濟之燼復炎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耶扶餘豐表合內攜勢不能久且堅守伺變不可輕動詔從其議時賊守真峴城乃夜督新羅兵薄城比明入之豐果殺福信遣使至倭國丐

援帝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大振諸將議所向或請先擊加林城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若克之諸城自下使仁師仁願及法敏帥步軍陸進已與杜爽扶餘隆由熊津白江會之適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艘四百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獨逆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會百濟頭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皆降仁軌待以赤心俾取任存自効給鎧仗糧糒訖拔其城受信委妻子奔高麗餘黨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殭屍如莽命瘞埋弔祭葺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貸乏勸課耕種民彼安堵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問知軍中奏請皆出仁軌爲之歎賞超進六階眞

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賚妻子又追論貞觀丞徽中士戰歿者推恩弔祭贈官襃蔭至繼嚴後恩賞殆絕故州縣購募咸以財避免不願征行所募皆傭步爽惡悉無鬬志請加破百濟平壤有功者賞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從之俄拜熊津都督遣仁願度海交代復奏今方農時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熟一生變誰與捍之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及封泰山仁軌始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國四裔長赴會帝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太子左中護爵樂城縣男總章元年拜熊津道安撫大使兼浿江道總管副李勣討高麗平之軍還辭疾進金紫光祿大夫致仕俄起爲隴州刺史徵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咸亨五年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率兵絕瓠蘆河破大鎮七重城進爵爲公授子姪三人上柱

國州嶽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命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少傅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又副太孫重照留守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呂后祿產禍敗以規后后遣武承嗣齎璽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薨年八十五詔百官赴哭贈開府儀同三司幷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追賜實封三百戶爲人不自矜傲雖貴顯接舊故如布衣袁天綱初相以位鄰台鼎年將九十果如其言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薦爲司元大夫惟與李敬玄不協竟退常稱仁軌與戴至德同任端揆劉則甘言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今劉氏之善未泯而戴氏之勳無聞豈高名美稱或因邀而作致深仁至行反韜晦而莫傳自

古已然乎若以忠恕較之劉誥未然子潛官太子舍人垂拱中爲酷吏所殺中宗卽位以東宮舊加贈司空孫晃開元中爲給事中表請立碑追謚文獻

李敬玄亳州譙人父孝節穀州長史敬玄該覽羣籍尤善五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觀中秘書爲人風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然勤於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延譽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總章二年累轉西臺侍郎同三品兼司列少常伯委員外郎張仁禕以曹事張有敏才爲造姓歷改修狀樣銓簡程式鉤鍵周密病心太勞而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寖多居職累年有能稱性善强記員累萬未嘗忘姓氏遇有訴者口誦書判參外及殿最本末無少繆以是人服其明有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同僚張惠以贓抵死而

患母老乃詣獄自言願與偕受詔其孝惠得不死太玄免官十年及是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中王師以德行聞其獎拔類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吏部二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高宗飛白書賚啓沃辭丹誠以賜之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山東舊族又通譜趙州李氏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而不悅然不彰其過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惡其持異由是有隙仁軌代還奏敬玄河西鎭守辭以非將帥才帝不聽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鎭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率兵十八萬與吐蕃論欽陵戰青海先鋒劉審禮戰歿乃頓承風嶺前阻溝沖莫能進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夜率死士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戰湟川大敗數稱疾求罷貶衡

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年六十八贈兖州都督謚曰文懿撰次禮論六十卷正論三卷文集三十卷子思沖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將軍死節愍太子之難籍其家次守一弟元素有吏材初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斂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元素固爭文暕乃以私財營之延載初由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階爲武懿宗誣與綦連耀交結被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册曰天綱有維地軸旋須忠臣矢心有犯無隱迄可小康奚足爲準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其先自高陵徙世事江左父善心仕隋至禮部侍郎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歷淮陽書佐通事舍人父被害江都舞蹈求生轉投李密爲記室歸朝補漣州別

嶽太宗聞其才召署文學館學士即位除著作郎兼修國史改
中書舍人轉給事中自貞觀後論次五代史晉書及東殿新書
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總知之賞賚不可勝紀先
是敬播撰高祖太宗實錄信而詳自敬宗竄改不平專徇已私
凡遇有讎盛誣以惡其子女婚姻虛立門閥類多虛美隱惡猶
以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黃門侍郎奏太子承乾宮屬張玄素令
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以直言嫌忌一槩被罪太宗悟
多所甄復高宗爲太子遷右庶子伐高麗令佐監國定州典機
要會岑文本卒驛召權中書侍郎破賊駐蹕山命草詔太宗愛
其警敏大見賞賚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有司劾其女嫁蠻酋
馮盎子多受珍寶下除鄭州刺史入爲衛尉卿弘文館學士復
舊官時帝將立武昭儀揚言於朝田舍子賸麥十斛尚欲易婦

烈天子富有四海獨不可更立一后哉帝因大得所願廢王后
拜太子立賢儀及代王仰乘太子賓客日待詔武德殿西閣拜
侍中爵高陽郡公俄兼中書令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擢陰
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
寵熾灼當世莫比官制新改右相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
年老疾辭許朔日赴朝乘小馬入禁門咸亨初致仕卒年八十
一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諡曰繆爲人好色
無度嘗營第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娛樂長子昂
頗有才藻爲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喪烝其侍婢敬宗又燮之假
姓虞氏拔爲繼室孫彥伯亦有文晚年大典冊不復下筆悉代
爲之官至太子舍人父子以婢譖奏流嶺表家遂收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祖爲梓州射洪丞因家永泰貞觀中李大

兗巡察劍南表其有文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以色爲劉洎馬周所幸更薦擢監察御史兼侍晉王讀昇儲授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與來濟齊名時稱來李嘗獻承華箴紫以諷事文致若藏直者太子表上其文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弁撰晉書進弘文館學士長孫無忌惡之奏斥壁州司馬未行問計於徽宗朔中書舍人王德儉瘦而多智善揣事謂以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君能建白轉禍爲福義府即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詔留侍武后立與德儉及大理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擬備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后肆志取威柄天子反爲斂衽其人貌若溫恭與人言必嬉怡微笑而陰賊褊急著於肺腑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必加傾陷時號笑中刀

又以柔而害物。呼爲李猫。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廣平縣男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專倚后威聞洛州女子淳于氏美方坐繫大理獄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段寶玄以聞詔給事劉仁軌張倫鞫治逼縊正義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反逐義方未幾進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公爲營私第諸子褓負皆補清官與同列杜正倫交訟黜爲普州刺史明年召爲吏部尚書無品鑒才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皆咨訕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母喪奔哀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封父德晟魏州刺史與祖更葬永康陵側令七縣助役公卿爭賻葬日車騎相屬詔御史節哭帷帟供帳自灞橋屬三原不絕寵耀無與爲比殷王出閣兼府長史遷右相家本寒素通系趙

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推爲倂行給事李崇德不服銜之傳
致其罪自殺於獄焚所修氏族志恥不見敘更委孔志約楊仁
卿史玄道呂才等重刪定凡仕至五品皆升士流兵卒以軍功
悉得入書吏號姓氏錄搢紳嗤鄙目爲勳格。又爲子求婚不得
併奏隴西李氏不得與魏太和所定七族迭爲婚姻自永徽後
御史員外通事舍人多制授及是自注羣臣無敢白子洽乍府
長史洋千牛備身津司議郎揩少府主簿柳元貞號四凶帝嘗
問其撓法曲爲掩覆一日戒以可少易之反勃然變色問誰爲
陛下道此答以何須問督然不謝而去帝由是不悅會瀛服與
術者杜元紀出野馮高窺覘衆疑其有異謀又密居第有獄氣
元紀勸發積錢二千萬厭勝信之衰索殊急遣子許長孫延以
官輸謝錢七十萬爲右金吾楊行穎所告詔司刑劉祥道幷三

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巂州子將並流延與振州朝野相賀。作誅四凶詩。破銅山大賊路祐。榜於衢。天下憂且復用乾封元年大赦不原以憤恚死年五十三如意中贈揚州大都督德儉普業公瑜魏相江三州刺史升許敬宗六家子孫各賜實封睿宗立仍停少子湛字興宗沉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父封誅二張命統禁兵后韻謂曰我待爾父子不薄亦預是耶事成遷羽林大將軍改封趙國公食邑三百戶留宿衛上陽宮賜以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刺史歷洺絳二州卒贈幽州都督

冊曰大奸之首決喪四維家本聚麀國乃變移猶之嗜腥其類隨之卒祔興宗天豈蔑知

弘簡錄卷之十三終